

# 搏擊一:時代的聲音—搖滾樂如此渴望改變的世界

## 第一章 獨立音樂的萌芽時代

### 那些年 LIVE HOUSE 的發展 —

### 在女巫和地下社會裡，我們誕生了

歷史常在無意間發生。

1996 年的夏天，潮濕的空氣中透露著一股燥熱的暑氣，難解的騷動像是剛發芽的春筍般生氣勃發。一位率性的搖滾小子載著一台貨車的音響嘎然停在台大對面巷弄裡，一個不起眼的藝文咖啡館前，那是骨肉皮樂團的阿峰，滿身是勁的他一躍下車劈頭就問：「嗨！這些音響器材妳要不要？就放這裡，讓我們來表演吧！」當時還是二十出頭歲的女孩彭郁晶，瞪大眼看著滿車的器材，心想：「要命！這麼大的音響！」沒有一分鐘的猶豫，就淡淡說道：「來吧！就來表演吧！」

就這句：「就來表演吧！」開展了從九零中後期長達二十年，台灣展演空間極重要的一頁歷史。給了台灣年輕的音樂人，那些還默默無聞卻有著滿身才華的樂手，一個沒有顧忌，盡情發揮的空間。在這裡，孕育了許多具影響力的歌手，陳綺貞、張懸、紀曉君、巴奈、盧廣仲、黃小禎等歌手，都曾經是這裡的座上賓，經常性地練劍後，從沒有觀眾到座無虛席，他們成為了發片歌手，也在台灣的音樂圈中，創造出許多主流外的美麗選擇。到如今，女巫店已是台灣 live house 表演空間尚存歷史最為悠久的音樂聖地。

同年 1996 的秋天裡，在次文化與異國多元文化茂盛的師大路上一地下室裡，幾個二十出頭歲的藝文青年，正在塗塗抹抹地搞粉刷，狹長的黑暗空間內；只亮著一盞工作燈，牆角裡蹲著的一位個子嬌小，劇場出身的女孩名叫羅曲妃，正攪拌著桶子裡的水泥，準備在剛剛補好的牆面上刷上新漆，一早就來幹活的他，略顯疲累，卻又不甘心挺直了身軀，兩眉一縮緊，精神飽滿地大聲發號司令：「大

家明早九點請準時來上工，不可以拖到下午，加點油！」這位台北地下搖滾樂重鎮基地「地下社會」的首任店長，正以她驚人的意志力下達指令，並且貫徹始終。

水泥牆上半乾的痕跡，昏黃的燈光下映照著地上成堆的黑膠與 CD，小小的木製 DJ 檯後，一個身材中等、理著一方平頭的音樂愛好人林宗明，正檢視著屬於他的 DJ 台，琢磨著黑膠置放的空間是否足夠，慣性夜行動物的他，聽了女司令的發聲，也只得虛弱地應聲「好啦！」又鑽回 DJ 台後方，半晌不見出來。他就是地下社會的創店老闆之一，堅持的搖滾客，說起話來卻總是感覺似有若無，帶著不具存在感的頹廢，沒什麼表情，連說話都厭厭地，永遠的一件 T 恤、音樂的沉浸、與深夜的大麻，就是他的所有；偶爾簡單幾句話評論人間事，卻不高談闊論，一副眾皆醉我醒的姿態。不太管事的他，有著「老爺」的稱號，可以說是老莊「無為而治」的虔誠信徒，帶有一種藝術家所獨有的疏離感，只對同樣的音樂愛好者舉杯同樂，在深夜時分將醉未醉之際，大肆開瓶請朋友飲酒，看似虛無的他，內心其實是一名堅強的左翼獨派支持者。

姍姍來遲走入這秘密基地，是一位高個子中性裝扮的女權運動支持者，Only，和林宗明同樣來自中興法商學院，也一樣出身自社運，同樣是地下社會的創始股東，滿腔熱血的他，談理想，談改變，熱切的口吻，總是渴望用自我的想法去影響改變他人的行動，講起話來口若懸河，時不時將長長的兩隻大手舉起來晃啊晃地加強語氣，不管他人反應如何，最後總是自己興奮地兩手一拍道：「對！就這麼辦吧！」似乎恨不得這個地球可以立刻倒著轉的姿態，然後酒喝著喝著，卻又突然地安靜了起來，似乎陷入了一己小小的寂寞中。這位在女同志運動圈裡的一姐，擅長以思想言語影響他人，講起話來鏗鏘有力的他，做起事來卻又飄忽飄忽地不著邊際，致力於一己之力去推動事物的發展，是十足的一位理想主義者。

左翼獨派、女權運動、同志人權、加上獨立音樂萬歲！

這就是『地下社會』的創店精神。

從 1996 年起的二十年，可以說是台灣獨立搖滾樂發展的黃金時期，從懵懵懂懂地模仿西方搖滾到結合社會關懷的自創音樂、從乏人問津的地下文化到唱進金曲獎，唱進小巨蛋，獨立音樂有時不再是小眾，更可能也是主流的一種選擇，而搖滾樂也成為現今重要的青年主流文化的一環，沒有人再將獨立音樂視為蕞爾小眾的另類文化，或許今日的獨立音樂會是他日的五月天。這一路的發展走來，「女巫店」和「地下社會」可以說是台灣獨立音樂發展最重要的兩個基地。

## 就這樣開始自己搞音樂

回溯到 1996 年前後，當時解嚴後近十年，象徵一種社會禁忌的消除力量相對增長。在全球民主潮流的影響下，國民黨的專政政權開鬆動，讓自由的民意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種從長期壓抑的政治結構鬆動下所醞釀的社會氛圍，是一種迫不及待的蠢蠢欲動，各領域的百花爭鳴，明顯地揭示一個新時代的來臨。除了影響台灣獨立音樂發展最關鍵的水晶唱片於 1987 年成立，解嚴後，台灣的婦女運動也才真正開始有大動作，1987 年由原先的婦女新知雜誌組成的婦女基金會，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開始將女性從社會階層和意識形態的階級中試圖解放，從爭取工作權，到 90 後的性解放，女性的情慾自主權，廢除公娼的討論等，婦運走向更為多元的對話空間。女巫店的創辦人彭郁晶，可以說是深受此一女性主義自由思潮影響，雖然並未參與婦女運動，但是這種女性的自由解放思想，自然而然已經深植內心。有感於當時的音樂表演空間多數較為陽剛男性，因此特別將空間保留給女性創作者，除了女性樂手優先表演外，店內還舉辦一些趣味性的女性意識解放活動，例如鼓勵女性脫下身上的胸罩，掛在椅子上，成為個性獨具的裝置藝術，凡脫胸衣者，送一杯飲料。她笑說：「是基於衛生考量，鼓勵大家汰換胸罩啦！」從內在的精神層面而言，女巫店某種程度而言承接了這一波的女性自由主義思潮，結合興起的搖滾啟蒙，醞釀出台灣至今而言，唯一著重女性特質發展的女性搖滾空間，成就此獨樹一格的時代意義。

關鍵的 1987 年，除了婦女基金會成立外，最重要的社會大事便是台灣解嚴，台灣社會進入一個全新的政治階段，而音樂界的大事就是在這一年，水晶唱片行成立，且就在解嚴後的一個月，1987 年八月，水晶唱片辦了台灣史上第一屆「台北新音樂節」，也是台灣本土音樂的首次音樂節，吹起了自己搞音樂的號角，在第三屆於台大體育場舉辦的「台北新音樂節」則是將獨立音樂的能量帶入校園，掀起了新台語歌謠運動的開端。當時的表演者後來都是影響本土音樂養成的要角，趙一豪創立了一種當時台灣音樂所沒有的新音樂風格、神經跳 Tone 的歇斯底里迷幻神經搖滾，而陳明章、五佰、林強和「黑名單工作室」的林暉哲等人都是第一次登台表演，令人耳目一新的台語搖滾，開啟了台灣本土音樂的重要里程碑。不論是陳明章有如 Bob Dylan 式地呢喃搖滾，或是五佰以正港台男子搖滾之姿，一路搖啊搖地風靡中港台三地，成為 90 後期最具台灣男人味的搖滾代表；而林強從「春風少年」一路「向前走」，成為家喻戶曉的台語

搖滾明星，一種來自南台灣的純真少年搖滾，真摯唱出青年的期待與勇氣，感動了不少人，不但讓台語搖滾打下一個希望的基礎，也激勵了青年玩搖滾樂的心。而林強在當年事業如日中天時，卻放下搖滾樂的事業，毅然走向電子音樂，出了台灣第一張極具質感的電音專輯「娛樂世界」，由於走得太前面，遠離了大眾接受的搖滾市場，雖然市場不叫好，林強卻一頭栽進前衛電音世界，開創另一個無人能及的音樂世界，是台灣電子音樂的先驅與播種者。

林暉哲則是當中最為有趣的角色，充滿諧趣批判意味的「黑名單工作室」，每每扣合著社會現象，以搖滾樂來諷刺社會人心，從「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電火條子通通立正站好」，獨創了一種極具社會觀察力的諷刺搖滾，後來成為台灣獨立音樂重要推手的林暉哲，是獨立音樂界的重要製作人，一手打造新一代女性搖滾歌手「楊乃文」和新世代搖滾「蘇打綠」的清新小情歌，成為台灣搖滾樂這二十年發展以來，影響卓著的製作人，往往能帶領樂手創造一個新世代的音樂語言，是天才型的製作人。

固然第三屆的「台北音樂節」奠下了台灣本土音樂的基石，音樂人在此初試啼聲，而當時的社會背景仍然潛藏著不滿。1990年三月台灣史上發生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抗議活動「野百合學運」，以「解散國民大會」為訴求，隔年便在前李登輝任職時期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野百合學運給了整個台灣社會更多討論的空間，特別對於年輕人而言，似乎改革才起了個頭，一切都是方興未艾，某種時代的意義等著去領悟實踐。而地下社會的創始人，林宗明、only 就是在野百合學運世代背景的青年，當時還在中興大學讀書的他們，也因為關心社會的自由發展而走向街頭，一邊聽著音樂一邊批判時事，聽著 Bob Marely，支持著台灣獨立，屬於野百合學運世代的左翼青年。地下社會的成立，某種意義上就像是接續了外部的自由改革聲浪，他們的價值傾向關心弱勢族群，支持本土化的文化發展，因此這個小眾另類音樂的空間裡，總是充滿了一些愛好和平與重視少數人權的文化份子，電影工作者，劇場工作者和社運人士等，常常聚集在這小小而煙霧繚繞的地下基地，一瓶酒一支菸，自在地聊起各種議題，各抒己見，百無禁忌。明顯地大多數青年皆是台灣獨立的支持者，也都不約而同地都是環保份子，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和「同志平權運動」的支持者。

## 女巫店承載了木船以降的民歌需求

儘管女巫店和地下社會的成立背景都是來自一股戒嚴已久的壓力釋放，對自主性確立和自由開放的要求，是一種共通的精神語言；就從音樂的需求而言，女巫店其實也繼承了民歌的社會性需求，而地下社會則是乘載了當時的 Live house「人狗螞蟻」和「Scum」關門後本土搖滾的發展需求。

在八零年代，是民歌風起雲湧的時代，從楊弦的首張專輯「中國現代民歌集」開始確立了民歌的音樂類型後，許多膾炙人口的民歌都在街頭巷尾朗朗上口的流傳著，因為這樣的社會需求，而誕生了木船民歌西餐廳，讓民眾可以近距離接觸歌手。木船西餐廳可以說是八零年代培養台灣本土民謠歌手最重要的 live house。流行音樂界的前輩，如李宗盛，周華健等都曾經在木船演唱過。不只做為演出場地，木船西餐廳也推動民歌的創作。從 1974 年開始舉辦民歌大賽。知名音樂人，如張雨生、張震嶽、陳綺貞等都是民歌大賽第一名出來的歌手。曾經在民歌領域扮演重要角色的木船西餐廳卻在 2003 年吹起熄燈號，然而這種社會上對民歌的情感與需求，其實並沒有就此消失。某種程度上，女巫店其實承繼了一種木船西餐廳以降的民歌需求，雖然兩者的風格完全不同，然而那種可以讓歌手自在拿把吉他唱起歌的純粹精神，其實並無不同，只是女巫店和歌手的距離更近，以一種更年輕，更自由的風貌出現。木船那種老式的民歌餐廳，某程度被年輕化，多元化的女巫店取代，也代表了另一個新民謠的時代來臨。

## 地下社會接續了 Scum 以後本土搖滾的需求

當水晶唱片舉辦的第三屆「台北新音樂節」，釋放了本土音樂的創作能量後，台灣搖滾的生命扉頁也正式揭開序幕，一些創作能量豐沛的樂手開始有著表演空間的需求，應運而生的搖滾 Live house 最知名的是 Live Agogo、人狗螞蟻、和 Scum，然而人狗螞蟻在 1993 年毀於一場無情火後，董事長樂團的張永吉和骨肉皮的吉他手張賢峰，為了讓樂手有個表演的空間而開了 Scum，鼓勵樂手創作自己的音樂，走出翻唱西方歌曲的模擬階段，是為真正具有台灣獨力搖滾精神的 Live house 之濫觴，然而不敵接二連三的罰單，在搬了二次家之後，在高達百萬元的罰單壓力下，只得宣布休息，雖然阿吉和阿峰之後將音響器材搬到女巫店，讓音樂的理想能夠繼續下去，然而這股屬於剛性地、男性的硬蕊搖滾精神，卻是在地下社會延續下去。女巫店由於場地上的表演音量限制，除了一開始由「四分衛」、「董事長」等剛性搖滾開唱外，後來就改成不插電的演出，因此成為民謠搖滾或輕搖滾的演出場地，而延續人狗螞蟻和 Scum 的瘋狂、百無禁忌和不妥協的獨立精神，就在地下社會徹底展開，長達十八年的台灣本搖滾樂的發展傳奇。

## 我們那年些年的 Live House

由於地下樂團的開始幾乎都是從小型的 Live house 發跡，因此要了解地下樂團的發展史，就必須談到台灣 live house 空間的歷史意義。Live house 這個詞的用法是起源於日本，一開始是指那些比酒吧擁有更具專業音響水準的西洋流行樂演出空間，後來則慢慢演變為專指地下樂手的自創音樂演出空間，這些樂手通常不是主流唱片的發片歌手，而所謂的 live house 也可能是煙霧瀰漫的地下室或是狹小空間，樂手和聽眾間通常可以沒有距離地互動交流。這種表演空間更早存在於歐美的文化中，但在歐美通常稱之為 musical venue 並無 live house 的說法，至於日本為何有此說法，不得而知，不過 live house 是日本人開始創作的用法，台灣應該是受到日本的影響，也稱此類表演空間為 live house。

以創作歌曲的另類演出空間這層定義來說，世界上最早的 live house 一般認為是 liverpool，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搖滾樂團披頭四(The Beatles)就是在這裡做第一場演出的，就這層意涵來說，台灣最早的 live house 則應該算是骨肉皮阿峰開設的 Scum。在此之前多半都是翻唱西洋音樂為主，從 Scum 開始成為第一家常態性創作歌曲發表的 live house。以廣義而言，台灣最早的 live house 存在於五星大飯店中，1953 年謝騰輝先生創立的 18 人制鼓霸大樂隊是台灣最早的爵士樂隊，於 1964 年開始在國賓飯店演出，是台灣 live band 表演的始祖。八零後，live house 始於酒吧餐廳出現，開設於天母的犁舍算是一個重要的演出地，當時因應外國人的需求而有演唱西方流行音樂的樂隊演出，其目的多半是娛樂功能，音樂在此像是喝酒的助興物般，並非為主體，樂隊都是翻唱耳熟能詳的西方流行樂。直到九零年初期，出現的「息壤」，「Live Agogo」(原名 The Gate)和「人狗螞蟻」才開始了屬於搖滾樂迷的 Live house 空間，雖然這些場所也一樣是以翻唱歌曲為主，但是翻唱的內容開始有了不同，從翻唱 Bon jovi 到翻唱 Metallic、Sex pistols、Led zepelin，雖然仍是翻唱，但是翻唱的樂團多是自我創作表現極強的樂團，非唱片公司一手操控捧紅的主流樂團，雖然仍是模仿的過程，但是由於模仿的精神不同，開始醞釀一股台灣搖滾樂團精神的萌芽。這些場所不同於過去表演場所的娛樂性，而是充滿了搖滾樂迷的狂熱，通常是煙霧瀰漫、盡情嘶吼，一副不唱到死也不休的氣勢，其解放的精神，讓台灣的搖滾樂團有了很好的磨練機會，也開啟了台灣地下樂團的精神，像是伍佰與 China Blues 就是在 live Agogo 發跡的。這時候的 live band 表演，音樂才成為了這個場域的主角，而不是茶餘飯後點心。其中以位在杭州南路的人狗螞蟻最為狂熱，當時的搖滾樂迷和地下樂團幾乎都會

聚集在人狗螞蟻，因為模仿的西方偶像樂團瘋狂尖叫，當時雖然偶有創作曲的演出，但是總是冷場收尾。後來一把大火燒掉了人狗螞蟻，自此台灣樂團的翻唱時代走入歷史，而另一方面，從骨肉皮阿峰與董事長阿吉創辦的 **Scum**，開始規定每個上台樂團必須演唱一首自創曲起，則揭開了台灣樂團創作上的一個新扉頁。

由於阿峰對音樂創作的自覺意識和堅持理念，開啟了樂團創作的新頁，然而這個美好的理念並沒有持續太久，由於警察的連番罰單，阿峰在賠掉一台賓士後，只好關閉 **Scum**，載著他的音響器材，來女巫店繼續延續他的搖滾夢。

因此女巫店的開始其實是承載了搖滾樂迷的搖滾夢。這是從小熱愛烹飪的彭郁晶所始料未及地，大學畢業後到八里的烹飪學校學藝，曾經在西華飯店當過西點助手的她，只是夢想開一個可以讓人舒服喝咖啡吃點心的地方，並沒有要搞什麼搖滾聖地，卻沒想到這一插曲，就此讓女巫店就此走上搖滾的不歸路。由於女巫店多是木頭建築的橫樑屋頂，不像一般水泥牆音場直接折回，因而不容易有雜音，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讓女巫成為 **PA** 心中最好做的場子。一開始從 **Scum** 班師過來的樂團，是完全陽剛男性的硬蕊搖滾，初期由董事長阿吉安排樂團表演時，可以說是夜夜虎虎生風，當年第一個在女巫演唱的就是四分衛。當時四分衛的靈魂人物鄭峰昇，綽號虎神，酷愛槍與玫瑰(**Guns N'Roses**)，還是二十多歲硬蕊男孩的他，正沉醉在高亢爆發力的搖滾激情中，突然來到一個不插電的表演場地，那又是另一番考驗。這讓他重新思考到音樂的本質，他認為樂手若不能只拿一把吉他單純地唱著歌，那是很可惜地。他認為不插電的演出，其實就是回歸到音樂的本質，讓樂手回到音樂的初衷，面對自己和音樂的對話。

## 非主流反攻成為主流

真正進入女巫自己的風格，是 1997 年彭郁晶自己開始學做 **PA** 起，才自己安排節目。有感於當時大多 **live house** 都是以男性搖滾為主，也多是男性樂手在演出，有著強烈女性意識的她，決定讓女性樂手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並重新打造一個更為陰性柔和的發表空間，去除原來的陽剛氣，讓中性地，女性的主體不會感到不自在。重新出發後，首先邀請董運昌，謝宇威等人來表演，男性的硬蕊風，瞬間轉為悠揚樂風，然後雷光夏、史辰蘭、黃小禎、紀曉君、陳綺貞、陳珊妮、張懸等女性歌手陸續來此表演，讓女巫熱熱鬧鬧地進入輝煌的女性搖滾時期。這些後

來影響台灣流行音樂圈甚鉅的女性歌手，譜寫出一種女巫獨特的清新藝文風格。

由於彭郁晶優先讓女性歌手演唱的潛規則，讓一些創作女歌手特別能夠發揮，當時還特別在每個月訂一天為「女巫會」，當天全部是女性歌手演出，塑造了女巫店獨特的女性搖滾氛圍。一種新式的文青風小搖滾，悄悄在大學校園中蔓延開，這些不受唱片公司主導下的獨立音樂，得到越來越多年輕人的認同喜愛，某種程度也影響了主流音樂市場的口味，一些樂手得到發片機會，具有個性的創作曲也變成了主流，另類與主流的界線模糊了，開啟了一種清新風的文青搖滾口味，成為這十多年來流行音樂裡重要的一支主流，可以說是非主流反攻成為主流的現象。陳綺貞和陳珊妮，張懸等都是例子。

彭郁晶回憶當時都還沒發片的這些歌后們，在一開始演唱時台下觀眾都是寥寥可數地，隨著不停歇的創作，她們美好的歌聲慢慢凝聚了一些愛樂者。1996年時就來表演的陳綺貞，帶著一把木吉他，永遠很有禮貌，走路都沒有聲音，輕輕巧巧地，就這樣帶著她的清澈唱起來，到陳綺貞1997年發表的 Demo 專輯搶購一空開始，這些原來非主流的聲音，開始有了自己的市場。1999年綺貞摘下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逐漸將她這種帶有文青風的新民謠歌曲，走出了更寬廣的路線，對流行音樂的影響相當不少。此外，傳承自卑南族古謠演唱的美麗原民歌后紀曉君，也是女巫剛開始就常來演唱的嘉賓，當時演唱時，雖然台下多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曉君仍然盡情奔放高歌，每每一開口就驚艷四座，而角落裡一個安靜伴奏的樂師，就是金曲製作人鄭捷任，時而彈琴時而打鼓，讓氣氛既溫暖又高昂，演出完，大夥無拘束閒聊喝酒，自在又浪漫。2000年紀曉君得到金曲大獎時，其悠揚的歌聲，連英國的美聲天王羅素生(Russell Watson)都為之驚艷，2011年羅素華生邀請其同台演出，盡顯原民的好丰采，藉由她美麗的歌喉，讓大家認識到卑南古謠的動人力量。對於這些樂手而言，女巫店就像是另一個家一般，是一個音樂人的聚會

廣受兩岸喜愛的女歌手張懸，16歲時就來女巫演唱，當時她抱了大大一本自創曲來女巫，就這樣開始了她的演唱生涯，從一開始沒有觀眾唱到現在是大排長龍也買不到。曾經在等待發片時，張懸還到過女巫店打工，當時在廚房洗盤子的她，動作既慢又還一直唱歌，可以說是非常自得其樂的員工。略帶頹廢的嗓音，加上喃喃低語的自在唱法，頗有一種台灣蘇珊薇格(Suzanne Vega)的沉味。一首「寶貝」擄獲兩岸眾多樂迷的心，對於社會議題從不沉默，大聲表達自己的正義主張，是張懸的個性風格。



## 大麻葉與女文青

九零後期，幾乎有十五年的時間，整個台北的 live house 是以女巫店和地下社會為發展的主軸，幾乎所有優秀的地下樂團都來過這兩個地方表演過。兩者屬性稍有不同的是，女巫店一直以來是 UNPLUG 不插電演出，因而音樂屬性一直走清新搖滾風，加上在此發跡的陳綺貞和張懸等女性歌手，讓女巫店有著一種女性個性搖滾路線，在這裡，一把吉他，一張椅子，就可以唱上一整夜。沒有樂團，沒有很多觀眾也一點不奇怪。就如同 Michelle Shocked 可以蹲在公路邊，一只錄音機就唱呀唱地唱出了一張絕佳專輯，簡單，卻饒有韻味。這裡可以是 Michelle Shocked，可以是 Joan Baez，而地下社會則是 patty Smith，是硬漢搖滾，是 Punk，沒有婉轉，是直接，是裸身，用生命僅有的面貌去衝撞這個世界，然後是不容分辨的音樂，沒有矯飾與華麗，那個抗議是沒有迴旋空間地直接上戰場。如果用電影來比喻，地下社會就是「殺手阿一」，而女巫店則是「艾蜜莉的異想世界」！兩者各有特色，各有人愛，整體來說地下社會的族群偏廢柴風，女巫店的族群則偏向小確幸的女文青，後者裙擺搖曳，前者則是大麻葉與夾腳拖。

作為孕育地下音樂搖籃的地下社會，提供了機會給有實力的樂團，不少天團從這裡發跡，包括知名天團五月天，還未成名時，就經常在地下社會登台演出，演出完時，阿信、石頭、怪獸、瑪莎等也待在地社把酒言歡。而董事長和四分衛樂團、滅火器、1976、馬克白、TIZZY BAC、圖騰樂團，張懸在成名前，也經常在此演出。除了孕育不少天團外，具原創力的樂團使得這裡成為最佳搖滾樂培基地，只要夠搖滾，沒有什麼不可能。

這裡也是早期少數可以接受工業噪音、聲響藝術表演的場地，音速死馬、數學搖滾團「停看聽」等，以及龐克團體，濁水溪公社、瓢蟲等，無一不精彩。如果有日本地下樂團來台演出，也必定會來地社。結合搞笑表演的日本怪咖樂團 MIMI Chain 曾經連續三年來台參加春天吶喊，都來地下社會演出，極有個性和有趣的程度更勝「明和電機」。

八十八顆芭樂籽、盪在空中、迷幻幼稚園、薄荷葉等地下樂團都可以看到不少優秀的樂手，大家在這裡鍛鍊自己，彼此交流，甚至找樂手。開心時，一起喝醉到天亮，相互開罵，最後相擁說再見。

整個台灣獨立音樂的發展，從 1987 解嚴開始，是一個重要的起點，1995 年已然遍地開花，而 2000 年亂彈阿翔的得獎，則揭示了獨立樂團的鼎盛時代來臨。水晶唱片在 1987 年發行「搖滾客」是第一本介紹獨立音樂和另類搖滾的刊物，同年開始舉辦連續四屆的「台北新音樂節」，陳明章、五佰、Double X 的趙一豪、黑名單工作室、林暉哲等都是第一次展露頭角，這些人後來都影響台灣音樂界甚鉅。一直到 1995 年，這些另類文化越來越趨蓬勃，先是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大的音樂祭「春天的吶喊」開始了 outdoor 的另類音樂祭，有助於樂團的蓬勃發展。同年秋天，台灣最具左翼思想的前衛文化刊物「破報」(Pots Weekly) 創刊，一種充滿另類文化的多元聲音不斷發酵。

接著由吳中煒發起的「甜蜜蜜」另類展演空間，結合左翼劇場工作者，發展起一支台灣本土龐克和本土噪音的開端，林其蔚、王福瑞和台灣本土龐客團濁水溪公社，則是有別於西方搖滾下的另一種聲音。當時由「另翼岸譜」的張釗維、蔣慧仙等人搞了一個「自己搞歌」活動，參與演出的有「破報」總編輯黃孫權、431 樂團的沈懷一、郝志亮等，都是本土的左翼力量，這些演出充滿實驗音樂製作的精神，後來 431 樂團的沈懷一、零與聲解放組織和王福瑞是台灣第一個自己獨立發行 CD 的，可以說是台灣獨立音樂製作的始祖。一直到 1998 年，張四十三創立了「角頭音樂」，給了台灣音樂人一個紮紮實實落實音樂夢想的土地，爾後於 2000 年創辦的貢寮海洋音樂祭，不斷延續台灣樂團發展的空間。2000 年亂彈阿翔得到金曲獎的最佳演唱團體獎，對台灣的獨立樂團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似乎一個屬於樂團的鼎盛時代已然來到。

從 1990 年到 2020 年可以說是獨立音樂的黃金三十年。

若要說台灣獨立音樂的發展，水晶唱片和角頭音樂可以說是功不可沒，站在最關鍵的位置，若是沒有水晶唱片的任將達，和角頭音樂的張四十三努力不懈，台灣的獨立音樂的版圖勢必有一大片空白，今日的音樂文化能否如此多元化，都是難以想像地。創辦春吶的吉米與偉德適時將國外風行已久的戶外音樂祭引進國內，對次文化的發展有著推波助瀾的功效，而默默經營小眾音樂 Live house 的女巫店彭郁晶，和地下社會林宗明、何東洪等人，提供的就是音樂人那個背後練功的空間；就像是一個音樂人可以回家撒野的避風港，雖然不是站在關鍵的浪頭上，卻是源源不絕地從地底湧出的活泉，涵養著每個音樂人的心。